

中外名家散文经典

玉西水
编

冬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世界名家散文经典

冬

玉西水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冬

玉西水 编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编：030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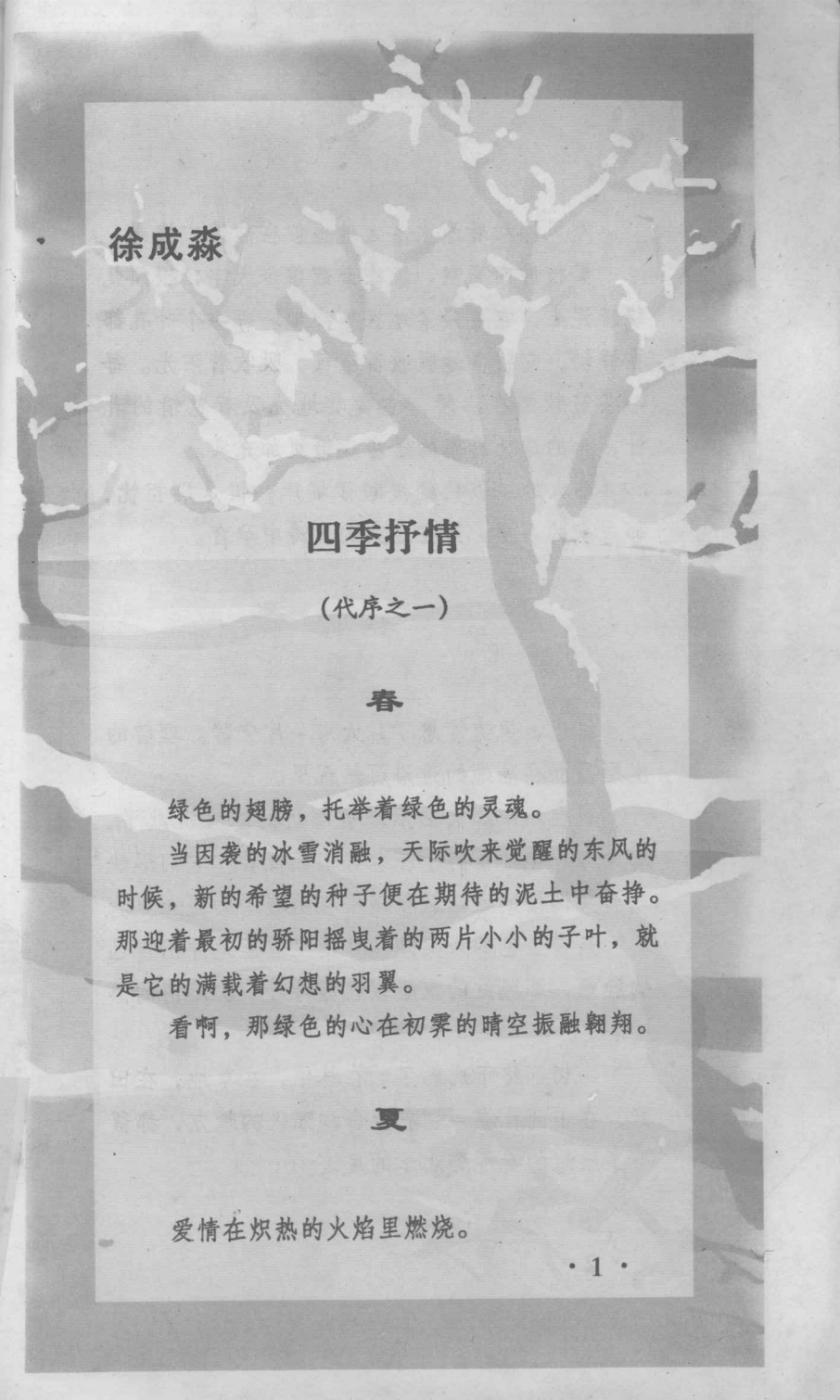
山西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8印张 137,000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6.80元

ISBN 7-5378-0548-9/I·52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我厂调换)



徐成森

四季抒情

(代序之一)

春

绿色的翅膀，托举着绿色的灵魂。

当因袭的冰雪消融，天际吹来觉醒的东风的时候，新的希望的种子便在期待的泥土中奋挣。那迎着最初的骄阳摇曳着的两片小小的子叶，就是它的满载着幻想的羽翼。

看啊，那绿色的心在初霁的晴空振融翱翔。

夏

爱情在炽热的火焰里燃烧。

飓风煽动着烈火，大地也似在热情中战栗。

繁枝伸向高空，像在擎起整个天宇；根须虬绕着泥土，它要紧紧地拥抱大地。每一个叶孔都在悸动，它拼命地吸收着空气，吸收着阳光。每一条筋脉都在沸腾，它贪婪地吮吸着感情的乳汁，为的是让思想的子房变得更加充实。

烈火的洪波已经漫过了堤岸，但是别担忧，那未来的一切，正在这火的波涛中孕育。

秋

终于，风流停息了，大海一片宁静。理智的崖岸矗立在陆地的边沿，忽然沉思。

曾在风中那么热烈地喧闹过的绿叶沉默了，那争芳斗艳的百卉千花也都悄然低首，它们那快乐而又惆怅的眼泪款款飘垂在熟透了的泥土里。

只有金色的果实却从雾霭里羞涩地伸出自己的脸颊，那殷红的双唇似在等待着一次忘情的热吻。

一切都终于成熟了。在林中，在草地，在田野，在山冈，在一切有生命和呼吸的地方，都留下了欣慰的女神那欢乐的足迹……

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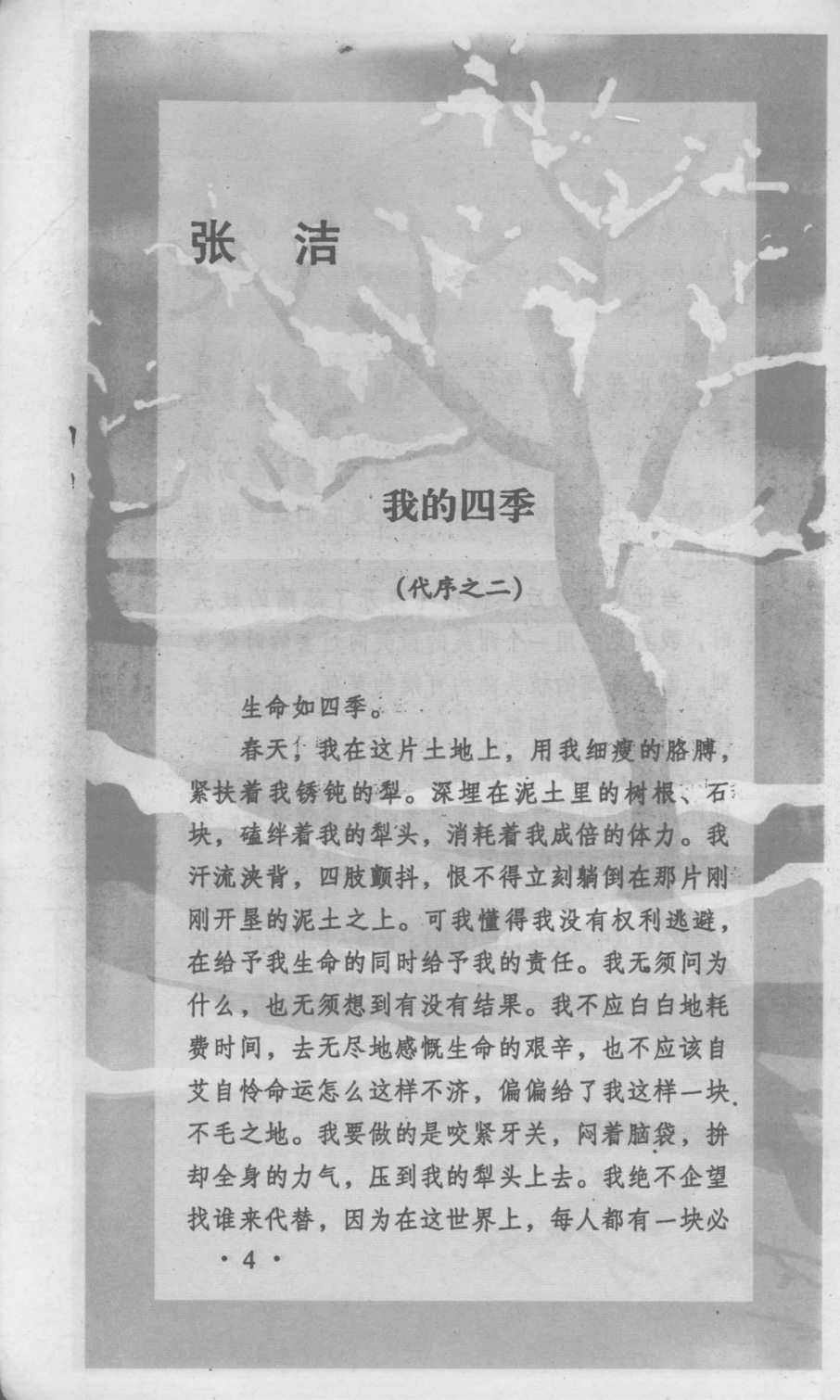
静止并不就是终结，而凝固也并非意味着死亡。

当冰雪像复活了的世纪一般沉重地压在高树和野草身上的时候，你听到的岂是它们痛苦的垂死的呻吟？

当世界上最后一枚枯叶离开了瑟缩的枝头时，我看见它用一个甜美的微笑向过去的时代告别。而在高高的枝头隐约可辨的芽苞，正储存着第二个春天的全部信息！

那么，让无情的冰雪埋葬掉陈腐的过去吧，也许，冷静的思考会带来更多的智慧和敏睿。未来将属于另一个全新的更美好的季节！

（选自《中外散文诗佳作选》，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张 洁

我的四季

(代序之二)

生命如四季。

春天，我在这片土地上，用我细瘦的胳膊，紧扶着我锈钝的犁。深埋在泥土里的树根、石块，磕绊着我的犁头，消耗着我成倍的体力。我汗流浹背，四肢颤抖，恨不得立刻躺倒在那片刚刚开垦的泥土之上。可我懂得我没有权利逃避，在给予我生命的同时给予我的责任。我无须问为什么，也无须想到有没有结果。我不应白白地耗费时间，去无尽地感慨生命的艰辛，也不应该自艾自怜命运怎么这样不济，偏偏给了我这样一块不毛之地。我要做的是咬紧牙关，闷着脑袋，拚却全身的力气，压到我的犁头上去。我绝不企望找谁来代替，因为在这世界上，每人都有一块必

得由他自己来耕种的土地。

我怀着希望播种，那希望绝不比任何一个智者的希望更为谦卑。

每天，我望着掩盖着我的种子的那片土地，想象着它将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如一个孕育着生命的母亲，期待着自己将要出生的婴儿。我知道，人要是能期待，就能够奋力以赴。

夏日，我曾因干旱，站在地头上，焦灼地盼过南来的风。吹来载着雨滴的云朵。那是怎样地望眼欲穿、望眼欲穿呐！盼着、盼着，有风吹过来了，但那阵风强了一点，把那片载着雨滴的云朵吹了过去，吹到另一片土地上。我恨过，恨我不能一下子跳到天上，死死地揪住那片云，求它给我一滴雨。那是什么样的痴心妄想！我终于明白，这妄想如同想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于是，我不再妄想，我只能在我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上，寻找泉水。

没有充分的准备，便急促地上路了。历过的艰辛自不必说它。要说的是找到了水源，才发现没有盛它的容器。仅仅是因为过于简单和过于发热的头脑，发生过多少次完全可以避免的惨痛的过失——真的，那并非不能，让人真正痛心的是在这时：并非不能。我顿足，我懊恼，我哭泣，恨不得把自己撕成碎片。有什么用呢？再重新开

始吧，这样浅显的经验却需要比别人付出加倍的代价来换取。不应该怨天尤人，会有一个时辰，留给我检点自己！

我眼睁睁地看过，在无性的冰雹下，我那刚刚灌浆、远远没有长成的谷穗，在细弱的稻秆上摇摇摆摆地挣扎，却无力挣脱生养它、却又牢牢地锁住它的大地，永远没有尝受过成熟是怎么一种滋味，便夭折了。

我曾张开我的双臂，愿将我全身的皮肉，碾成一张大幕，为我的青苗遮挡狂风、暴雨、冰雹……善良过分，就会变成糊涂和愚昧。厄运只能将弱者淘汰，即使为它挡过这次灾难，它也会在另一次灾难里沉没。而强者却会留下，继续走完自己的路。

秋天，我和别人一样收获。望着我那干瘪的谷粒，心里有一种又酸又苦的欢乐。但我并不因为我的谷粒比别人干瘪便灰心或丧气。我把它们捧在手里，紧紧地贴近心窝，仿佛那是新诞生的一个自我。

富有而善良的邻人，感叹我收获的微少，我却像疯人一样地大笑。在这笑声里，我知道我已成熟。我已有了一种特别的量具，它不量谷物只量感受。我的邻人不知和谷物同时收获的还有人生。我已经爱过、恨过、欢笑过、哭泣过、体味

过，彻悟过……细细想来，便知晴日多于阴雨，收获多于劳作。只要我认真地活过，无愧地付出过，人们将无权耻笑我是入不敷出的傻瓜，也不必用他的尺度来衡量我值得或是不值得。

到了冬日，那生命的黄昏，难道就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只是隔着窗子，看飘落的雪花、落漠的田野，或是数点那光秃的树枝上的寒鸦？不，我还可以在炉子里加上几块木柴，使屋子更加温暖；我将冷静地检点自己：我为什么失败，我做错过什么，我欠过别人什么……但愿只是别人欠我，那最后的日子，便会心安得多！

再没有可能纠正已经成为往事的过错。一个生命不可能再有一次四季。未来的四季将属于另一个新的生命。

但我还是有事情好做，我将把这一切记录下来。人们无聊的时候，不妨读来解闷；恨我的人，也可以幸灾乐祸的骂声：活该！聪明的人也许会说这是多余；刻薄的人也许会演绎出一把利剑，将我一条条地切割。但我相信，多数人将会理解，他们将公正地判断我曾做过的一切。

在生命的黄昏里，哀叹和寂寞的，将不会是我！

（选自张洁小说散文集《方舟》）

目 录

四季抒情（代序之一）	徐成森	(1)
我的四季（代序之二）	张 洁	(4)
冬天	朱自清	(1)
冬天	茅 盾	(4)
冬	郑伯奇	(8)
冬天	郭 枫	(12)
冬天	郭 风	(14)
冬天来了	叶灵凤	(15)
冬天不冷	周作人	(18)
冬天的情调	钱歌川	(20)
初冬	萧 红	(26)
冬晚	靳 以	(30)
冬的消息	许成然	(34)
初冬浴日漫感	丰子恺	(37)
冬日抒情	郁 风	(41)

冬天里的想法	费一飞	(44)
冬天记事	郭宗明	(48)
无雪之冬	王开林	(52)
午后冬阳	庄因	(55)
暖冬	陈肃	(62)
腊叶	鲁迅	(66)
冬景	贾平凹	(68)
冬花	贾平凹	(73)
冬之花季	郭枫	(78)
我与严冬的树木	赵鑫珊	(82)
寒意	许达然	(88)
白马湖之冬	夏丏尊	(91)
故乡的冬夜	羊子乔	(94)
江南的冬景	郁达夫	(96)
北平的冬天	梁实秋	(101)
在冬日的山上		
..... [日] 东山魁夷 陈德文译		(106)

寒雨	杨 牧	(115)
雨天闲谈	周作人	(120)
初雪		
…〔英〕约·博·普里斯特利	李闰译	(122)
雪——野草之八	鲁 迅	(127)
雪	梁实秋	(129)
雪	靳 以	(133)
雪	鲁 彦	(138)
雪	斯 妤	(144)
雪夜.....	〔法〕莫泊桑 斯章梅译	(149)
雪夜	石评梅	(152)
雪夜	宋曙光	(158)
雪夜玉玲珑	贾宝泉	(160)
那雪夜中的炭火	玉禄松	(165)
“大雪”这天下了大雪.....	冰 心	(176)
陶然亭的雪	俞平伯	(179)
雪晚归船	俞平伯	(187)



西湖的雪景

——献给许多不能与我共欣赏的朋友

.....	钟敬文	(190)
雪窗驰想	冰 心	(199)
北庄的雪景	张承志	(202)
岁暮	丽 尼	(211)
炉边闲情	刘静娟	(217)
老爷的新宠	朱婉清	(225)
别西冷庄园	於梨华	(230)
冬花	郑逸梅	(236)
编后记		(240)

冬 天

□朱自清

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是一“小洋锅”（铝锅）白煮豆腐，热腾腾的。水滚着，像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锅在“洋炉子”（煤油不打气炉）上，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越显出豆腐的白。这是晚上，屋子老了，虽点着“洋灯”，也还是阴暗。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儿三个。“洋炉子”太高了，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觑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这并不是吃饭，只是玩儿。父亲说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

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

又是冬天，记得是阴历十一月十六晚上，跟S君P君在西湖里坐小划子。S君刚到杭州教书，事先来信说：“我们要游西湖，不管它是冬天。”那晚月色真好，现在想起来还像照在身上。本来前一晚是“月当头”；也许十一月的月亮真有些特别吧。那时九点多了，湖上似乎只有我们一只划子。有点风，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当间那一溜儿反光，像新研的银子。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山下偶尔有一零星灯光。S君口占两句诗道：“数星灯火认鱼村，淡墨轻描远黛痕。”我们都不大说话，只有均匀的桨声。我渐渐地快睡着了。P君“喂”了一下，才抬起眼皮，看见他在微笑。船夫问要不要上净安寺去，是阿弥陀佛生日，那边蛮热闹的。到了寺里，殿上灯烛辉煌，满是佛婆念佛的声音，好像醒了一场梦。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S君还常常通着信，P君听说转变了好几次，前年是在一个特税局里收特税了，以后便没有消息。

在台州过了一个冬天，一家四口子。台州是个山城，可以说在一个大谷里。只有一条二里长的大街。别的路上白天简直不大见人；晚上一片

漆黑。偶尔人家窗户里透出一点灯光，还有走路的拿着的火把；但那是少极了。我们住在山脚下。有的是山上松林里的风声，跟天上一只两只的鸟影。夏末到那里，春初便走，却好像老在过着冬天似的；可是即便真冬天也并不冷。我们住在楼上，书房临着大路；路上有人说话，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但因为走路的人太少了，间或有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还只当远风送来的，想不到就在窗外。我们是外路人，除上学校去之外，常只在家里坐着。妻也惯了那寂寞，只和我们爷儿们守着。外边虽老是冬天，家里却老是春天。有一回我上街去，回来的时候，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并排地挨着她们母子三个；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地向着我。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那时是民国十年，妻刚从家里出来，满自在。现在她死了快四年了，我却还老记着她那微笑的影子。

虽又 无论怎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的。

选自《朱自清选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